

无罪 著

SWORD
DYNASTY

第四卷
论剑
LUNJIA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剑王朝. 4, 论剑 / 无罪著.

—武汉 : 长江出版社, 2017.12

ISBN 978-7-5492-5607-5

I. ①剑… II. ①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28905 号

剑王朝. 4, 论剑 / 无罪 著

出 版 长江出版社

(武汉市解放大道 1863 号)

选题策划 多乐图书编辑部 汤 昱 刘相儒

市场发行 长江出版社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jpress.com.cn>

责任编辑 朱 舒

特约编辑 刘 敏 张 君

封面绘画 董绍华

封面设计 青空工作室

装帧设计 汪 雪 彭 微

印 刷 中印南方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7.75

字 数 313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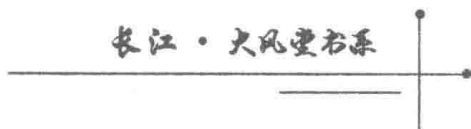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978-7-5492-5607-5

定 价 32.8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27-82926804)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本社调换,电话 027-82926804)

长江·大风堂书系



所谓的年轻才俊，真正让前辈高手忌惮的只是“年轻”二字，
因为你们有更多的修行时间。

無罪

Contents 目 录

147	132	124	112	98	82	67	55	46	33	19	9	1
第 十 三 章	第 十 二 章	第 十 一 章	第 十 章	第 九 章	第 八 章	第 七 章	第 六 章	第 五 章	第 四 章	第 三 章	第 二 章	第 一 章
旧 识 新 朋	明 王 剑 经	严 相 之 教	死 士 送 药	仁 者 仁 心	乘 人 不 备	异 虫 如 军	诱 饵 长 胜	『 人 厨 』 之 毒	万 剑 挑 一	剑 意 合 一	剑 会 之 始	官 女 阻 路



268	262	253	241	233	223	213	205	198	185	173	165	157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章	第十九章	第十八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六章	第十五章	第十四章
无限风光	现学现卖	丹汞如鱼	巧破暗棋	阵前明卒	激言邀斗	决战前十	越过界线	一虫制胜	随意对决	虽败犹胜	旧友之战	谢柔出战

第一章

宫女阻路

长陵西南，有白水河和渭河相连。白水河的尽头是一片青山，传说中的岷山剑宗就在这片青山里。

车马都停留在官道尽头的一片草甸里，距离岷山剑宗开山只剩最后半个时辰，除了形形色色神色激动的年轻人之外，还有一列列全身铠甲的骑军在四周穿行。一些临时搭建的行帐里，许多宗法司的官员正在紧张地复查一些礼器和祭品。

在人烟稀少的地方，还有些身穿黑衣或者青衣的剑师面无表情地驻足四视，他们身上散发着一股阳光都晒不掉的阴霾味道，不是属于监天司，便是属于神都监。

每年岷山剑会自然都是极为隆重，而此次岷山剑会因为秦王要祭天祭祖，定立世子，更是变成一件必定立入史册的大事。

青山草甸上还有很多游客，他们只是纯粹地想要近观岷山剑宗开山时的景象，此时他们看着草甸尽头一株株青色古树，心情变得越来越期待和紧张。

那些青色古树分明比后方的青山要矮许多，但是放眼过去，青山却似乎都被这些古树遮掩，明明可以看到青山直插云端，却又看不清它们的真容。

最关键的是，眼前那片青山中，最高的摩天山，此时根本就未出现在他们的视线中！

将一座大山隐匿于人们的视线，对于修行者而言也是极为惊人的手段，更何况不通修行之道的凡夫俗子。只是他们此时的反应和期待，落在一些人眼中，却是幼稚和可笑的。

譬如王后身边的那个容姓宫女。





她所在的马车落在最后，和那些官员、各修行之地推举出来的选生，相距甚远，周围停留着大多是些来看热闹的游客。

此时她的目光透过车帘的缝隙落在这些人身上，原本没有什么感情色彩的双眸里也渐渐现出嫌恶的神色。

没过多久，远处地面传来阵阵震颤，就连周围纯粹看热闹的凡夫俗子都感到异常，有些躁动起来。

两声马嘶响起，车厢将动未动。容姓官女明白车夫的意思，伸手在车厢内壁轻敲了两下，马车顿时安静下来。

她的目光冷冷地落向后方的官道，带着嫌恶神色的双眸再次变得沉寂。

伴随着地面的颤抖，人声逐渐鼎沸，先前那些逡巡于远处的军队渐渐合拢而来，在青色古林前隔离出一条通道。

毫无征兆，数百股青色气流从古林间贴着地面流散出来，地面震颤突然停止的瞬间，数十株青色古木消失在所有人眼前，取而代之的是一道青色玉门。

几乎没有人注意这道门的大小、样式，因为在玉门出现的同时，一条笔直的山道和一座青色巨山便完整地呈现在众人面前。

山道和巨山出现得如此突兀，且都如剑身般笔直，带着一种锋锐的剑意，所以绝大多数人的眼睛开始刺痛，流泪，越想看清山道和巨山的全貌，却越是看不清楚。

悠扬的礼乐响起，各司官员依次通过玉门，走上后方山道。

在各司官员先行通过岷山剑宗的山门后，各修行之地的师长和选生也纷纷下了马车，开始依次登记名册，通过山门。

气氛渐肃，渐而变得寂静无声。

“怎么还不到，难道真被吓破了胆么？”行列中，一个身穿华贵锦衣的少年转头看了数次，按捺不住地嘀咕道。

在此时的静谧中，这声嘀咕自然显得异常刺耳，他身旁的银衫中年师长顿时脸色都有些白了，压低声音厉叱道：“谢长胜，此时你也敢随便开口！小心我取消你的选生资格！”

这个面容稚嫩、似乎任何事都不走心的少年，便是关中巨富谢家的独子谢长胜。听到师长的训斥，他顿时辩白道：“陈师叔！这选生资格是我捐了诸多银两硬生生换来的！真金白银，你有什么资格取消？就算是观主，恐怕也不敢说这样的话！”



银衫中年师长摇了摇头，一脸怒容地转过头去。

“我道是谁，原来是谢家独子……居然硬生生地买了个名额。”听到谢长胜说话的一些选生面露讥讽之色，认为以谢长胜的修为根本不足以代表白云观来参加这岷山剑会。

“那个酒铺少年为何到现在还不来？”谢长胜问道。

绝大多数选生都知道他说的酒铺少年是丁宁。

鹿山会盟之后，才俊册有了诸多改变，有些人的名字直接消失，而有些人的名字则上升得很快。虽然再也未曾听说丁宁和谁动手，但是周家却莫名地在长陵销声匿迹，周家墨园莫名地归了丁宁，他在才俊册上的排名也悄然升至第二十九位，是上升势头最为惊人的一个。

在所有参加岷山剑会的选生心目中，丁宁是最值得警惕的对手之一。难道现在他会因为某些意外而放弃这场盛会么？

“我相信他一定会来的。”一个坚定的女声响起。

谢长胜眉头微挑，不需要转头，他也听得出这是南宫采菽的声音。

山门后，负责记录参加剑会选生的几个玄服官员中，有一个年纪略大的官员并不执笔，只是背负着双手静静旁观着。听到南宫采菽这句话，再想到王宫里那个女主人的性情，他的嘴角浮现出淡淡的嘲讽之意，心想：即便是来了，又能如何？

“不来的话便真的很可惜。”就在此时，一个冷漠的声音传入众人耳中。

谢长胜转过头去，瞳孔急剧收缩起来。

年纪略大的玄服官员顺着声音望去，呼吸不由得微微一顿。

出声的是顾惜春。只是隔了数月时光，他的形容和以前相比却有很大的改变。他的身材更为瘦削，面部更显狭长。他的双眼微微凹陷，使得双目好像始终陷在两摊深沉的阴影里。他的眼角有几缕血丝，好像随时要渗出来一般。

有马蹄声在官道上响起。

众人转过身来，有些好奇到底是何人这么倨傲，此时才到达。

容姓宫女面无表情地看着姗姗来迟的两辆马车，仿佛看着两只微不足道的蚂蚁。

两辆马车停下，丁宁掀开车帘。感受到丁宁身上的气息，她眼眸里充满震惊，心中隐隐生出怒意。她轻叱一声，载着她的马车动了起来，拦在刚刚下车的丁宁等人身前。

丁宁心下了然，他深吸了一口气，面容微冷。



张仪和沈奕正忙着搀扶薛忘虚下车，骤然感觉到马车中拂来的寒意，两人的身体都莫名一僵，心中生出极大的恐惧。

“你太令我失望了。”黑色车帘露出一道间隙，容姓宫女冷漠的面容在丁宁等人的视线中出现。她用不带任何感情的声音说道：“我可以容忍你在墨园任性胡为，但是你不应该再这么做。”

丁宁平静地说道：“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容姓宫女再次强调道：“你不应该这么做。”

燥热的空气突然变得寒冷起来，丁宁身前出现一只手，一只天地元气凝成的手。

张仪的身体变得僵硬起来，他腰侧的剑鞘开始震动。他下意识地想要出手，虽然他明知容姓宫女身份无比尊贵，尊贵到随意一句口谕就可以让很多像他这样的修行者消失。

就在这时，薛忘虚轻轻地摇了摇头，像是告诉张仪，任何动作都毫无用处。

这只天地元气凝成的手散发着白瓷般的清冷光泽出现在丁宁面前时，张仪和丁宁身周的空气已经被压成实质，张仪即便想要拔剑，也根本做不到。

丁宁微垂着头看着这只手，他也根本无法与之抗衡，但是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他竟用一种寒冷的语气轻声说道：“只是六境巅峰而已。”

容姓宫女眉宇间也现出寒意，在她看来，之前自己做的事情都是在教导丁宁要遵循长陵的一些规矩，她不考虑对丁宁而言是否公平，她只认为丁宁非但执迷不悟，而且在错误的方向上越行越远。

黑色车帘再次如波浪般动了起来，天地元气凝成的手落在丁宁身上。

“噗”的一声轻响，看似沉重的手消失无形，像是渗入丁宁的身体。

丁宁后背的衣衫瞬间鼓起，肌肤上发出无数细微的声音，就像是皮筏正在漏气。青色布袍亮了起来，射出无数道光线，每一道光线都流散出强劲的风流，每一束风流里都蕴含着精纯明净的气息。

张仪和沈奕脸色惨白，极度的惊惧和愤怒使得他们的身体都不停地颤抖起来。

丁宁面容平静、冷淡，没有什么改变。他的肌肤变得更加苍白，肌肤下面，那五彩的色泽却妖异得如同有很多色彩斑斓的蜈蚣在爬行，好像随时要钻出他的身体一般。

不远处的游客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但是他们的潜意识里也都感觉到死亡的恐惧，纷纷惊骇地往后退去。

黑色车帘依旧微微抖动着，容姓宫女冷漠地说道：“按照方绣幕的判断，你只要开

始修行，便很有可能活不到壮年，现在你如此猛烈地催动五气，应该活不过数年。”

“置之死地而后生？你以为利用功法强行催动五脏，极为旺盛地产生五气，从而强行快速提升修为，就可以让你在这剑会中占得一席之地？”她顿了顿，摇了摇头，继续说道，“你现在应该明白，置之死地之后，生或死，又岂是你能决定的？”

“你……你怎能如此！”由于愤怒，张仪的面容从苍白变为血红，他想要张口骂这个宫女，但作为谦谦君子，即便愤怒至极，到头来却也只是喝出这样一句。

那只天地元气凝成的手并没有给丁宁带来多少实质性的损伤，却将丁宁体内积蓄的大多数真元强行逼迫出体外。

丁宁此时的修为已经到了三境上品，然而身体内却极为空虚，空有境界而无多少可用的真元。最为关键的是，岷山剑会即将开始，他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补充真元。

容姓宫女神情不变，她的目光落在张仪身旁的薛忘虚身上。

燥热的空气里再次生出一丝寒意，好像有一片阴影落在张仪、沈奕和薛忘虚身上。

丁宁呼吸骤然一顿。

张仪、沈奕只觉得浑身一冷，而他们搀扶着的薛忘虚轻轻咳嗽了一声，嘴角泛开一丝苦意。

“你这毒妇！”张仪骤然醒觉发生了什么，生平第一次厉声叫骂。

“让白羊洞弟子参加岷山剑会已是最大的容忍。”容姓宫女依旧冷漠地看着丁宁和薛忘虚，“给了你们诸多机会，却不知悔改……薛忘虚，虽然允许你来看这岷山剑会，但你身体太差，恐怕无法支撑到最后了。”

沈奕呆了呆，方才那一抹寒冷似乎深入骨髓，但是此刻身体已经回暖，他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不明白大师兄为何会如此愤怒。

然而听到容姓宫女这句话，他却开始明白，那一抹寒冷对于已经虚弱不堪的薛忘虚有着什么样的影响。他的身体也不由得颤抖起来。

容姓宫女冷笑道：“我亲自出来教导你们遵循长陵的规矩，难道你们还不明白么？”

张仪的手颤抖着，指节越来越发白，正想拔剑而出。

“我明白。”就在这时，丁宁横跨一步，挡住他投向黑色马车的视线。

容姓宫女的眼睛突然眯了起来。她此时没有释放出任何天地元气，但是身前的空气里，却突然充满寒冷的气息。让她感觉更为冰冷的，是丁宁面容上那种平静的杀意，他的脸就像覆盖着无数层薄冰片，边缘锋利，层层叠叠，让人完全看不透。





“我明白鹿山会盟结束了，你不用再顾及很多人的看法。”丁宁直视着黑帘后的她，说道，“但是你应该明白，有些事情，正是因为我的存在，才没有发生意外。我不需要赏赐，我只想凭借自己的实力参加岷山剑会，我有错么？”

容姓宫女脸色阴沉下来，她根本不去想这些话到底有没有道理，因为她知道，丁宁所说的“你”，究竟指的是何人。

“你做得太过分了。”丁宁深吸了一口气，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杀意，认真说道，“若你只是针对我，那就算了，可是你竟然……”

“丁宁！”薛忘虚似乎知道丁宁要说什么，脸色骤变，用力喝道。

“你只是一个宫女，一个修为到了六境巅峰的宫女，你以为你是谁？”丁宁加重了语气说道，“岷山剑会过后，我一定会挑战你……杀死你！”

一个三境上品的修行者对一个六境巅峰的修行者说这样的话，是非常可笑的事情。然而此时，却没有任何一个人觉得可笑。

容姓宫女的眼睛眯了起来，如同猛虎看见血腥。

“你威胁我？你还能活多久？”她冷笑起来，森然说道，“如果将来你真有挑战我的勇气，我会给你机会。”

丁宁这样的低阶修行者对她而言太过渺小，所以她根本不把丁宁的狂妄之言放在心上。

“洞主……”张仪发出一声悲鸣。

薛忘虚的身体一直在变差，但是现在……这种变差的速度，却是连他自己都感觉得出来。

薛忘虚轻叹了一口气，看看身侧的张仪和沈奕，又看看前面的丁宁和岷山剑宗的山门，感到有些满足，又有些无奈。

“你现在可以求我。”丁宁看着黑帘，极冷地说道，“所有参加岷山剑会的选生都已经进入山门，接下来大王祭天，定立世子，不会为任何人停留。我不进山门，所有人都会认为是你堵着我，不让我进山门……即便你不在意别人的看法，但至少堵住悠悠之口……所以你现在应该求我进入山门。”

“放肆！”容姓宫女厉喝一声，思忖一番之后，伸手在车厢上轻敲一记。

载着她的马车顿时狂奔起来，远离丁宁等人而去。

“小师弟……”张仪嘴角抽搐着，很想哭出声来。

因为这场剑会过后，他失去的可能不只是恩师，还有眼前这个师弟。

“我们进山门。”然而丁宁却平静地转过身来，走向他，“大师兄，我有些话想和洞主单独说。”

“对不起。”丁宁对薛忘虚轻声说道。

薛忘虚苦笑着看着丁宁：“拼得命都快丢了，还和我说对不起？”

丁宁喉结微动，像是在艰难地吞咽着什么。他沉默数息，终于下定决心，说道：“还记得我从巫山回来之后，问过你想不想继续活下去的问题么？其实我并不是随口问问。”

薛忘虚瞳瞳里原本没有多少神采，然而听到此话，却骤然闪现一抹微光，心脏好像彻底恢复活力般剧烈跳动着。

他震惊无比，这种震惊，比他刚刚突破七境，感受到七境和六境的不同时还要强烈。

“原来这就是……”他感受着无数涌入体内的元气，艰难地抬起头，看着丁宁。

丁宁点了点头。

“原来你就是……”看着丁宁凝重的眉眼，他心中却越来越觉得荒谬。

无数的记忆和画面强烈地冲入他的脑海，如同时空交叠，令他一时完全失去思索的能力，然而身体深处的变化，又让他迅速清醒过来。

“不行。”他摇了摇头，轻声说道，“没有意义。”

丁宁沉默片刻，想要开口说话。

然而薛忘虚却接着说道：“我说的没有意义，不是指你让我活下来之后，我们能不能在岷山剑会折桂，能不能逃脱……我知道你既然做出这样的决定，便是有逃脱的可能。”

丁宁的嘴唇用力地抿了起来，他保持沉默。

薛忘虚感慨地看着他，眼神变得极为复杂：“没想到你竟然是他的传人。哪怕之前别人向我提出这种假设，我也绝对无法想象我知道后会是什么样的心情……我该怎么办呢？”

“我毕竟是秦人，得忠于大王，不管大王夺取王位之时采取了多少不光明的手段，但他还算得上是令人满意的君王。”薛忘虚苦涩地笑了起来，“我不知道你将来会做什么……我的决定只能是两不相帮。”

“生死有命，在这里死去，便是我的命，但是你却可以拼一拼。”薛忘虚虚弱地说道。

“两不相帮？”一直沉默的丁宁惨淡地笑了起来，“老头，你何必为了我找这样的借口？”





“你别忘记答应我的风光。”薛忘虚笑了起来，没有和丁宁辩驳，眼眸深处有些不舍，但却越来越柔和平静，“如果有可能，替白羊洞拿到首名。”

丁宁深吸了一口气，缓缓说道：“看都看不到了，还有意义么？”

“有意义。”薛忘虚费力地点了点头，“你既然有这样的身份，只要你应承下来，便可以做到。光是想象那时的景象，我就很开心了。”

丁宁再度沉默不语。

“这是缘，我有缘和他的传人在白羊洞相遇，这已经让我感受到人生之奇妙。”薛忘虚平静地看着他，“所以你现在没什么难以抉择的。”

薛忘虚更加虚弱了，他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在不断下沉，但他还是笑了笑，拍了拍丁宁的后背。

第二章

剑会之始

岷山剑宗的青玉山门后，绝大多数选生已经聚集在正对着山门的山道前。

这条山道笔直通向摩天峰的高处，虽然剑意刺目，令人根本无法看到高处是何等情景，但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道剑痕从高峰顶端笔直斩向底部。

山道全部由碧玉铺成，表面看不到一丝杂色，用料之奢侈简直难以想象。

山道前方是一片空地，布置着诸多礼器；山道一侧，在所有人目力堪堪能够达到的地方，此时一片白云已经如同被人拂开，露出一座明黄色的祭天台，那是秦王祭天告祖，定立世子的地方。

即便和祭天台隔着极远的距离，绝大多数选生还是想尽可能地离秦王更近一些。

有小部分人是例外。

谢长胜远远落于人后，就连白云观师长都羞于与他为伍，他身旁多半是熟人，包括令他最为头疼的亲姐谢柔。

不过当丁宁和薛忘虚的身影出现在他的视线中之后，他就完全忽略了谢柔的存在。

看着丁宁和薛忘虚互相搀扶着向前走来，一种难以用言语形容的力量，轻易地击中他心脏最柔软处。他的眉头深深蹙起，痛心的感觉弥漫开来。

有这种感觉的绝非他一人，就连青玉山门后的几个玄服官员都面色骤凝，呼吸微顿。

尤其当丁宁和薛太虚行近，感觉到丁宁和薛太虚身上的气息时，那个一直负手而立的玄服官员眉头一挑，面色微红，一股无法控制的愤怒弥漫于他的身体。





谢柔的脸色越来越苍白了，她身旁的南宫采菽和徐鹤山，双手则不住地颤抖着。

“自作自受。”一个身穿淡蓝色锦服的少年鄙夷地冷笑一声，“这便是自作聪明的下场。”

谢长胜霍然转身，若是在平时，他必定会用最恶毒的话语反击这个少年。

然而丁宁等人身上散发出来的那种沉默而压抑的力量，却让他连骂人的想法都没有了，心里全是躁意和杀意。

“这人是谁？”他寒声问道。

“周忘年，才俊册上排在丁宁后面。”南宫采菽语气艰涩，每一个字都冷得像冰。

“怎么？打听我是谁，难道还想日后伺机报复不成？”周忘年不屑地冷笑起来。

他的面容和谢长胜一样稚嫩，然而比谢长胜要狂傲得多。因为他的修为比谢长胜高出许多，而且祖父是内史司某位位高权重的大人。

像他这种权贵子弟，天生便不怎么看得起商贾，尤其是出身市井之人。

谢长胜的呼吸骤然沉重起来。

“你有什么资格嘲讽他？”就在此时，一个冷漠的声音响起。

周忘年和南宫采菽等人都是一怔，顺着声音望去，那个背负着双手的玄服官员不知何时已经接近他们身侧。

他一脸冷意地直视周忘年，说道：“想要嘲讽别人不识时务，也要看看自己有没有本钱。在天威中折翅的苍鹰依旧是苍鹰，鸡圈里的小鸡再怎么叫唤也只是小鸡。”

周忘年脸色难看至极，一时说不出话来。

“何朝夕……”

一道身影从旁边走出，走向刚刚通过青玉山门的丁宁和薛忘虚。他一句话都没有说，只是静静地转身，扶着薛忘虚。

这人身穿青藤剑院的院服，身材并不健硕，却似乎蕴含着爆炸性的力量，正是青藤剑院最出色的弟子何朝夕。

白羊洞虽然并入青藤剑院，但他和薛忘虚之间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关系。然而此时，他却用行动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青玉山门的光辉洒落在丁宁等人的身上，他们的身影显得有些刺眼。

所有选生的目光都看向丁宁。对这个修为并不算特别高绝，然而自从进入白羊洞便不时散发出耀眼锋芒的酒铺少年，他们自然有不同的看法和判断。不知为何，他们心中